

翟惠生 著

家祭無忘告乃翁

家祭無忘告乃翁
為國作事

中國青年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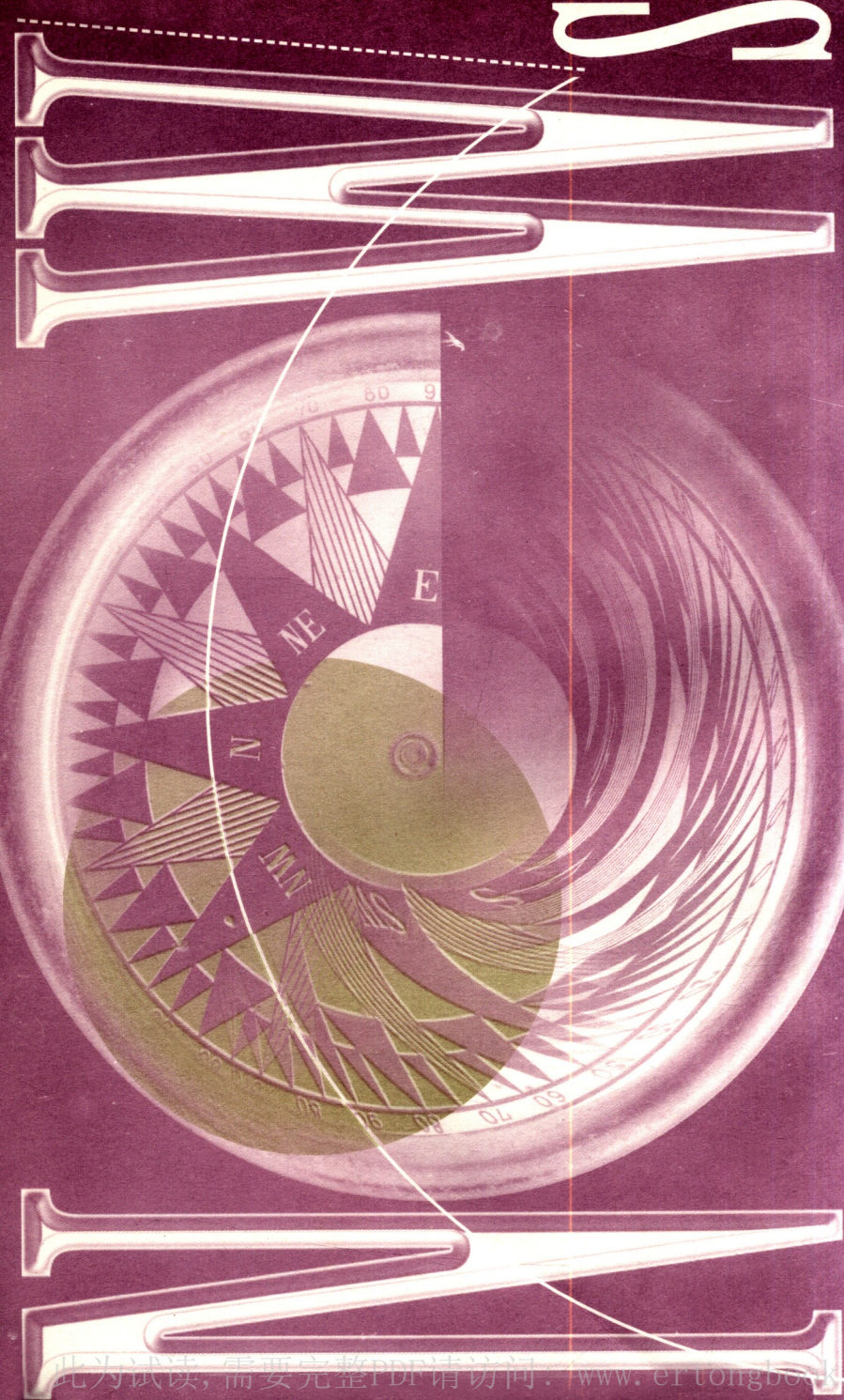
◎翟惠生 1956年5月生于北京。现任《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高级记者(高级编辑)，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82年2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后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历任《光明日报》科学部记者、国内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先后采写科技、经济、政治等领域的新闻。亲历了许多重要事件。发表新闻作品千

余篇，从不同侧面真实地记录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



◎主要获奖作品：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关于国土问题的通讯》获全国好新闻一等奖；《部长同志：您办公室里有国旗吗？》获中国新闻奖二等奖；《英山深处桑蚕村》、《徐帅遗愿化绿荫》获全国现场短新闻奖。这三项奖为不同时期新闻作品的国家级最高奖项。另有60余篇作品分别获得全国人大好新闻奖、全国政协好新闻奖、全国科技好新闻奖、全国农业好新闻奖、全国林业好新闻奖、全国气象好新闻奖、全国环境好新闻奖等部委级奖励。





耿耿星河

新闻作品
200篇

翟惠生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作者采访党的十四大。



一九九九年五月，作者（右一）在贝尔格莱德参加《中国政府处理驻南使馆遭北约袭击事件专门小组》举行的向许杏虎等三位烈士遗体告别仪式。



作者主持由《光明日报》社主办的「纪念真理标准讨论二十周年，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当代书画名家作品展」。



一九九六年，作者（右一）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与同学们在一起。



一九九七年初，作者（右）赴辽宁采访为困难职工送温暖活动时，与时任辽宁省委书记顾金池交谈。



作者采访张玉凤时留影。



一九九二年，作者（左）在台湾采访国民党元老陈立夫。



一九九二年，作者（右一）在台湾采访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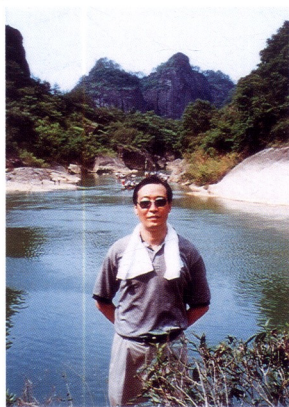
一九九二年，作者在台湾采访「观光农业」。



作者在台湾高雄港口采访。



一九八八年，作者（右二）赴太平洋采访卫星发射。图为在“远望号”航天测量船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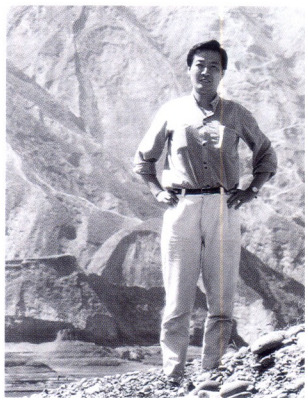
作者在五夷山采访。



作者在三峡工地采访。

作者（右二）赴大别山区采访，和山区农民在一起。





一九九一年，作者到黄河源头采访。



作者在湖南采访。



作者在陕西法门寺。

作者在西北地区采访民俗。





作者（左）采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

艺表演艺术家骆玉笙。

「两会」期间，作者（左）采访著名曲



作者（右二）和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及著名京剧演员一起参加联欢活动。



作者在日本采访。



作者在日本采访著名影星栗原小卷。

一九九七年春，作者在美国采访美参议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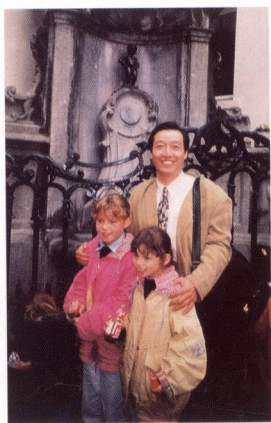
作者在比利时街头和市民们在一起。



作者在美国白宫采访。



作者在日本大阪街头。



一起。一九九四年，作者到西欧采访，和当地孩子在一起。



作者参加新闻界京剧俱乐部的演出。在《四郎探母》中饰杨宗保。

目 录

序	(1)
重大事件篇	(1)
党建、精神文明建设篇	(193)
国情对策篇	(263)
名人剪影篇	(371)
社会热点篇	(445)
科技经济篇	(523)

序

趁着今年“五一”的七天长假，一口气认真读完了翟惠生同志新闻作品选《耿耿星河》的609页书稿清样，真有一种在璀璨的新闻“星河”里畅游了一番的感觉。

我和翟惠生相识已久，可以说是忘年之交。过去，虽然知道他是一位富有才华的新闻工作者，而且特别欣赏他那种活泼、爽朗、充满幽默感的性格，但是如此全面、系统地阅读他的新闻作品还是第一次。常言道：“文如其人”，读了他这么多的作品，自然对翟惠生这个人有了进一步的深刻了解。

大概因为我是新闻战线的一名退役老兵吧，近两年来，托我为作品集作序的年轻记者、编辑逐渐多起来，我也往往欣然遵命。这倒不是我不知深浅，而是总觉得这也是向年轻人学习的极好的机会。年纪大了，思想不免僵化、文笔不免老化，多读一点年轻人的作品，就好像经常徜徉于一座座鲜花盛开的园圃，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翟惠生的新闻作品选，就属于其中非常耐看的一座。

耐看的标志有三：一是数量多。全书共收集长短佳

①

※

作 200 篇,选自他近十年来 1000 多篇作品,可谓洋洋大观,足见他笔耕之勤。二是领域广。全书共分“重大事件篇”、“党建、精神文明建设篇”、“国情对策篇”、“名人剪影篇”、“社会热点篇”、“科技经济篇”六大部类,可谓涉猎广博,足见他“戏路子”之宽。三是分量重。有些作品触及到全局性、政策性的重大问题,甚至起到了影响决策的作用,可谓谟猷筹划,足见他思考观察之深。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说,能做到这勤、宽、深三者之一,就很不容易,何况他兼而得之!

然而,仅仅用勤、宽、深还远不足以概括翟惠生作品的特色。如果从新闻学的角度进一步深入研究他的作品,就会发现,他最大的特点是善于从一般记者最容易忽略的寻常事物、寻常现象中去发现和发掘重大的主题,写出不寻常的精彩之作。因此,读完他的作品,闭目静思,脑子里突然浮现出清代诗人袁枚的两句诗:“斜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成绝妙词。”——平时司空见惯的景物,到了高明的诗人手里,便成为动人心弦的清丽词句。这虽然谈的是诗,其实同样适用于新闻。

我一直认为,记者有三种境界。一是能写人之所共见者;二是能写人之所未见者;三是能写人之熟视无睹者。第一种是最普通的,不必细说;第二种就高人一筹了;第三种才是最难的。翟惠生的不少新闻作品,就是进入了这第三种境界。比如,采访“两会”、采访中国政府处理驻南使馆被炸事件、首批大陆记者采访台湾等重大事件,记者云集,高手如林,面对的是同一个采访目标,拥有的是同一个采访时间,可供自己发挥优势的余地很小。就在这种情况下,翟惠生写出了大量独家的新闻、通讯、

述评,其中很多内容是他人所没有或所缺的。他人没有看到的,他看到了;他人没有想到的,他想到了;他人看到、想到但没有抓住的,被他抓住了。这就是记者的功力之所在。

我特别注意到他获得全国好新闻一等奖的《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关于国土问题的通讯》和获得中国新闻奖二等奖的《部长同志:您办公室里插了国旗吗?》。这两篇报道都以对国家重大决策起过重要推动作用而在读者中产生深远影响,但是问题都是从人们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现象提出来的。前者的提出,是看到小学地理课上学生普遍不知道我国每人平均占有几亩耕地这一事实说起,把常识问题提升到“危险信号”,从而系统、全面地论述国土资源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现实问题,振聋发聩,触目惊心。更重要的是发出这个呼吁的时间是1989年12月,距今11年,可以说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了。后者的奇崛在于,虽然整篇新闻都是正面报道我国部级领导干部办公室里都插置了国旗(这是许多报纸都有过报道的),却偏偏用了一个“部长同志:您办公室里插了国旗吗?”诘问式的标题,问得含蓄,问得尖锐,而起的作用远远超过洋洋千言的批评。难怪这个报道登出以后,一星期内许多部长办公室都插起了国旗,一时形成风气。“为政不在多言”,同样,新闻也不在多言。关键是要说得别人心中有而说不出或心中无而说不出的话。

翟惠生同志是学自然科学出身的,他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不算长,比起有些科班出身的同志来,新闻工作经验也不算多。为什么他能够在新闻实践上有这么多突破呢?我想一是他时时关心大局、研究大局,能够经常把所

见所闻放到大局这架“天平”上去衡量其新闻价值，因而站得高、想得深。“居高声自远”，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二是有悟性，善于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正像古人所云，善悟道者“只学吹箫便成仙”，不善悟道者“至今犹在药炉前”。这两点，正是当今新闻工作者非常值得学习的。

2001年5月